

# 邊疆戰士

沙汀 寒風等著

重慶市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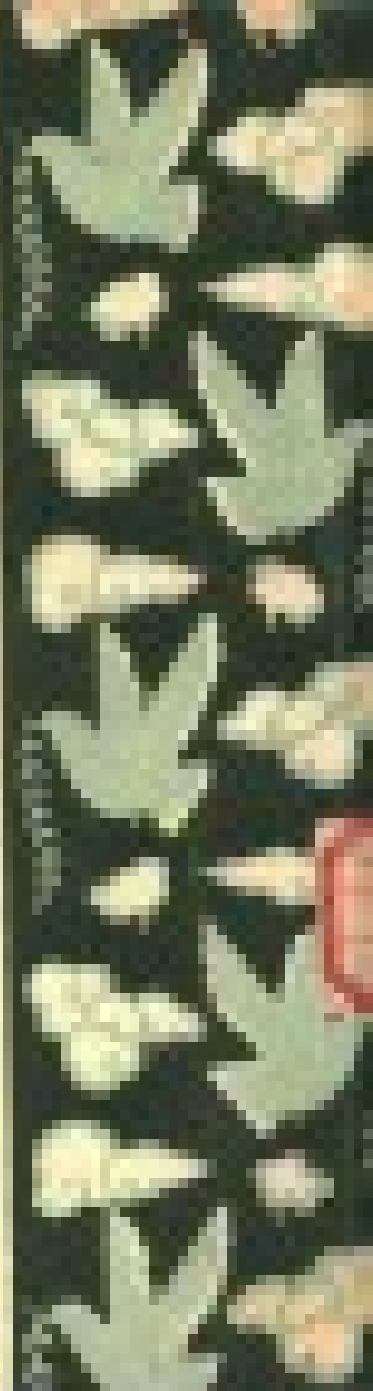


# 邊疆職工

廖行 曲萬祥



中國工人出版社



西南文藝建設叢書

# 邊疆戰士

季康 遙攀 寒風  
沙汀 張曉 石果

重慶市人民出版社

BW1528 / 15



書號：3003(60,000字)

邊 疆 戰 士

---

作 者：沙 汀 寒 風 等

主編者：西 南 文 藝 社  
重慶市人民出版社

出版者：重慶市人民出版社  
(重慶滄白路23號)

印刷者：西南工人日報印刷廠  
(重慶解放西路)

發行者：新華書店西南總分店  
(重慶黃家壩口)

---

1-20,000 一九五三年五月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五月第一次印刷

## 編輯例言

我們編選西南解放以來產生的一些較好的文藝作品，分冊出版，定名為『西南文藝建設叢書。』

我們編輯的原則和計劃是：（一）作品必須要有一定的思想和藝術的水平，在這個標準下，適當地注意到題材（反映西南人民生活鬥爭的各方面）和體裁（包括小說、劇本、通訊、報告和詩歌等）的多樣性；（二）編選作品，暫先從各報刊上已發表的作品着手，今後將更進一步編選新的未刊稿；（三）主要是編選創作，同時準備編選一部份對目前文藝建設有指導意義的理論研究和批評文字。

我們的力量菲薄，希望廣大讀者多提意見，使這一工作能逐步改進和提高。

## 目次

|        |    |      |
|--------|----|------|
| 橋      | 季康 | (一)  |
| 熱愛祖國的人 | 遙攀 | (一九) |
| 邊疆戰士   | 寒風 | (三三) |
| 歸來     | 沙汀 | (四六) |
| 征服     | 張曉 | (六五) |
| 喜期     | 石果 | (九四) |

# 橋

季康

—

夜晚，天空不見星星，靜悄悄的山崗上，只聽得「擦擦擦擦」一陣子急促的脚步聲。

他們共是三個人：岩剛，「伯陶」（註一）猛拉和吳海兒。三個結實的漢子，三條粗壯的身影。

伯陶猛拉是江那邊阿猛寨——一個獐族寨子裏的老民兵，岩剛是才打一個獐族民兵中隊裏挑出來的諳熟漢語的青年聯絡員，至於吳海兒呢，說來可真不簡單，這個只比岩剛大兩歲的二十歲小伙子，却是個區裏的領導幹部，地方工作隊的班長，而且，還是一個共產黨員。

區裏接到任務，要求他們在今夜渡過江去通知江那邊的警備部隊和各寨民兵們，都立即集中起來警戒。因為，大部隊正在山寨清剿土匪，不論是今夜或者明夜，散匪都很有偷渡×江逃竄國境外的可能。「要配合三連追擊部隊，發動民兵守住大橋，不讓敵人跑掉一個！」這就是剿匪部隊×營三連指導員給他們的命令，爲了傳達這個命令，六十里的大山正橫在他們面前。

三個人默默地走着，誰也不喘氣。路滑得很，爲了走近路，他們選擇了更險惡的捷徑，不是矗立的山崖，就是站不住腳的陡坡。直着腰走一段，又彎着腰爬一段，碎石頭不時從他們脚下骨碌碌地滾滑下山去。而馬道，那條由驟馬踏出來的、坎坷的但較寬的梯道，則忽而在他們左邊，忽而在他們右邊，山，蛇一樣地蜿蜒着。

滇南的山路是够崎嶇的呢！

「海同志！」伯陶猛拉突然回過頭來叫吳海兒，他們已經習慣了這樣稱呼他，比叫「吳同志」或是「班長」都更習慣，也更多一層親愛的意思。

「嗯！」

「你們家鄉，山西那邊也有這樣的大山嗎？」

「也有，不過……」

「當然有咯！」小岩搶着回答，尖尖的女人一樣的嗓子興奮地嚷着：「要不然，怎麼叫『山西』呢？」他覺得他說了一句很巧妙的話，忍不住心裏有些得意和快活。

「可是，那個同志，你們工作隊另外的一個山西同志李大招却說，他長這末大就沒有見過這樣的大山，翻不盡，爬不完。要不是革命，他說他就是老婆跑了，跑到這兒來他也不追。」

「他是河南人，而且，那是二話。」吳海兒順口回答着，好像有什麼心事。

前面小岩却怎麼也忍不住尖聲笑了起來，重複着：「嘿……老婆跑了也不追。嘿……」

發黑的高低交錯的山巒，陰沉地聳立着，像啞默的噬人的巨獸一樣，時常給人一種恐懼的、不安的感覺。但他們却走得很自信，很沉着。六十里的山地對一般過往的行旅來說，或許是够艱難，尤其是夜路。可是，對他們却完全不同了。伯陶猛拉在年青時挑過鹽，幹過馬幫，在起伏重疊的橫斷山脈裏幾乎鑽白了鬍子，走起路來根本不算回事。小岩心裏面永遠是那樣輕鬆快活，也許是爲了青春的活力，也許還爲了別的

一點什麼，走起路來他總是跳躍着，像雀子一樣。而在此刻，即將到來的戰鬥，更使他興奮得混身都有了勁，摔倒了，馬上就跳了起來。

吳海兒不說話，不過他也並沒有把摸夜路的困難放在心上，甚至連想都沒有想一想。真的，有什麼困難他不能克服的呢？跨黃河，渡長江，打淮海大戰，槍林彈雨中，他從來沒有畏縮過一步。「布爾什維克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即使在最難弄，最困難的情況下，他也覺得那沒有什麼，都可以克服。今晚，走在這裏，走在這祖國的邊疆，六十里夜路，就算再難走，蹣跚跌倒，掛傷撞破，那又算得了什麼呢！

他不說話這是事實，但這是因為他在想怎樣去通知警衛部隊，怎樣連夜召集各族各寨民兵開會，怎樣組織他們配合，怎樣守橋截住土匪，怎樣……一當他想到戰鬥時，他的脚不自禁更加加快起來。因為他明白，每邁出一步就縮短一步到江那邊的距離，每邁出一步就早一步保證了剿匪的勝利，而且，誰又知道，就在今夜，此刻，會不會出什麼岔子呢！

老伯陶很耐不住沉默，他是一個健談的老頭子，因為在馬幫跑了好些年，說得一口流利的漢話。從天氣，人物，花草直到打豹子，能和人談個三天三夜不停嘴。部隊

上派下的地方工作隊吳海兒他們剛來時，他聽了些謠言，成天給人講：拿槍的漢人沒個好腳色，「共產」（註二）也一樣。用一句漢人的話：「天下烏鴉一般黑」。管保又是來欺負少數民族的。以後，看見工作隊，十來個同志個個和和氣氣，不打不罵也不搶，處處遵守各族人民的風俗習慣，他嘴上不說了，心裏却還想：「哼！先甜後苦，瞞不了我！」可是，半年過去了，工作隊同志從來沒變過態度，閒下來，山裏打柴，地裏割莊稼，那裏都幫着兄弟民族幹活。趕馬幫的老相識來了，小樓上有時喝盅酒，談來談去，也都是在說『共產』的好處，說是解放一年，到處過的好生活。這才使他明白了，如今的世道變了，什麼都不能和國民黨那時候一樣看法了。以前因為他不相信「共產」，會說漢話，也故意不說，工作隊同志問他個啥，他老是裝聾作啞，假作聽不懂；現在呢，三天兩頭，往區政府工作隊同志那裏跑，說這說那的，幫着搞民兵組織工作。從區政府裏，他又知道了好些毛主席、共產黨的新事情，一回來又忍不住在各村各寨的談開了，每次談，臨了總還少不了這末一句：「呵呵！我老伯陶活這末六歲數啦，內縣外縣都跑過，可是這樣的軍隊，這樣的日子可還從沒見過，從來沒……」

不過，今晚他到底也沉默了。任務，是的，任務，任務！要他們和敵人賽跑，要他們拚命跑，全心全意的跑，聚精會神的跑……

「哎！」小岩突然驚叫一聲，掉下斷崖去了。

「怎麼了？怎麼了！」老伯陶立刻着急地停了脚步。吳海兒却一聲不響，把槍橫挎到胸前，雙手試探着爬下去拉他，可是小岩却已經爬上來了，一株帶着刺從崖層裏頑強地長出來的小樹，恰恰擋住了他的滑路。「我×你媽！我×你媽！」他惡狠狠地朝地上吐了兩口唾，坐到地上繫起鞋帶來，吳海兒停下了，愛憐地觸着他發熱的臉頰，輕聲催着他：「紮緊點！紮好了嗎？……」

老伯陶這會兒沒注意他們，抬着頭注視起天空的變化來。

真的，一下子，天氣變了：空氣濕潤得厲害，頭頂上，大塊的烏雲正像一頭頭大黑牛似地奔聚攏來；風，也不知是從那裏刮起來的，旋轉着，咆哮着，掃過高崗，穿過低谷，發怒了一樣地搖撼着巍巍然的羣山，沙子，草根，小樹，石塊，都被捲了起來，打得人手臉生疼。

「要下雨啦！」老伯陶就心地说：「還有十里地靠江，路一變泥，就走不快了。」

「就是，今夜要幹的活又多，而且……」吳海兒的聲音很沉重：「能跑快點嗎？」

「能！」

於是，吳海兒帶頭快步跑了起來，彎曲着他高大的身軀，一把把扯住大石頭旁邊叢生的茅草，向山上筆直跳去。小岩拋開了他腦子裏關於戰鬥的熱烈的想像，留神着脚下，和老伯陶在後面追隨着。遠處一亮一亮的閃電，把這熟悉的道路，這靠江不到十里地的山路，清晰地照給了他們。

二

「砰！」

「砰砰！」

當槍聲驟然在黑暗的山谷裏，在他們的左前側，東南方向響起來的時候，老伯陶，小岩和吳海兒都是非常吃驚的。怎麼會有槍聲呢？土匪！一定是土匪！真的，土匪已經跑在他們的前面，已經從東邊先他們而來了！

前面是一片光禿的陡坡，三個人立即連跑帶滾，腳不踮地似的衝了下去。下面，那橋，那幾十里地內唯一通往對江的簡陋的竹橋；那江，一條銀帶似的，漲了水的大江，在電光閃耀下像白天一樣很明顯地擺在面前了。

江水在黑暗裏奔騰着，吼叫着，小岩的心也像江水一樣，緊張得響了起來，說不上是害怕，還是興奮。

「要趕快跑到橋東頭佔住制高點，不讓他們過江！」吳海兒心裏在迅速地打算。老伯陶却邊跑邊把他的火藥槍從肩上輕巧地卸了下來，穩實地抓在手中。

但是遲了，遲了，一切遲了！敵人黑壓壓的一羣，已經從東邊斜刺裏跑到離橋頭不到二百米的江灘了。

「咱們衝下去吧！」吳海兒低聲指揮。

「衝下去？背着江？」老伯陶有點遲疑，他雖然不怎麼懂得軍事，但却也模糊地知道這一點，背着水作戰是不利的，不如居高臨下來得佔優勢。

「就是這樣！搶得過橋就過，過不了也不讓敵人過！」吳海兒毅然解下三個手榴彈分給他們，揮揮手，自己就不顧一切地往下衝，老伯陶和小岩緊緊地跟定了他。吳

海兒敏捷的動作，堅決的聲音給了他們力量與信心。

「不讓敵人過橋！」

「不讓敵人過橋！」

三個人重複着這同一的話，重複着這個同一的信念。因為在此時此刻，對他們，世界上再沒有別的比這更重要的事情了。活着，或者死掉，全是爲了它。儘管他們現在沒有時間去想這句話所包含的全部內容，這句話意義的重大，他們却從心裏，從心的最深處懂得了它。

事情發生得很快，只不過一袋煙的功夫罷了。他們已經衝到了山腳下的江灘上。事實告訴他們，橋是已經過不了的了。敵人幾乎走到了他們的面前，不論是在他們的左前方，左後方，都已經擁擠着成堆的模糊的人影，不時的無聲的閃電，照出了他們狼狽的零亂的隊伍，看樣子約近二百來個土匪，被我們人民解放軍×營三連壓縮到這兒來了。但在目下，追擊土匪的三連戰士却似乎還沒有趕上來，槍聲只在遠處響着。而眼前，人聲、腳步聲、武器撞擊聲、咒罵聲、絕望的嘆息聲，鬧成了一片。

夜，騷動起來，夾着雷聲的「隆隆」。

三

江灘上很多岩石，在橋西，斜對着大橋不到六十米遠的地方，他們三個人停住了。分散開，借着石頭的掩護，開始了對敵人完全是意外的打擊，並且投出了第一顆手榴彈。

火光一閃，由左側江灘跑向橋去的一夥土匪喊叫着跌倒了。

「一顆手榴彈換十來個，不壞啊！」小岩現在連一點害怕的心思都沒有了，第一次他碰見這樣的場面，第一次他開槍不是朝着槍靶子，而是人——敵人。他多恨這些敵人啊！只爲的他爹他「波隆」（註三）交不起國民黨的「門戶」（註四）還不清債，打從小他就被逼着賣進了縣長大衙門，抱孩子，當隨從，伺候官太太、官少爺，挨打受氣受盡了苦罪，現在好容易翻了身，各兄弟民族平平等當家作主人，可是這些土匪還想重新騎到大家頭上，又說要變天，又說蔣介石反攻大陸，打着什麼「雲南反共××軍」的旗子到處燒殺搶劫……。

這些思想很快地，在小岩腦中閃過，爲了翻身，爲了當家作主人，爲了未來的幸

福，小岩狠狠地又用勁甩出了一顆手榴彈。

一聲爆炸，敵人又倒下去了七八個，可是，機槍，手榴彈，步槍子彈，立刻雨點一樣地朝着他們打出來，敵人已經發現了他們的隱蔽處了。

「小岩！節省點！一共才八顆！」吳海兒回過頭來輕聲的說，自己則眯着眼仔細地瞄起準來。藉着火光與閃電，他們幾乎沒有打一槍空槍，就這樣，敵人幾次的衝鋒，想消滅他們的企圖都失敗了。

老伯陶的鬍子裏藏着嘲笑，他把火藥槍架在河灘一塊凸出的石頭上，每拉一下，火光四射，敵人就叫喊着騷亂地退後一些。火藥槍的火花很亮，很光彩，照得那黑暗的江灘變美麗了。老伯陶很高興他的火藥槍並不比步槍差，「很準確！」他想：「完全和打豹子一樣……不過，這算什麼豹子呢？只是耗子，是的，還不過是一羣耗子罷了！」

敵人發現他們人數很少，就決定了一面爭取渡江，一面分一小部份人來包圍他們。

「過江！過江！過了江就快到外國地界了，外國人，美國人都會來接我們！」一